

書介

圖文: 草 草

貧窮主婦的美味料理日記

定價: 新台幣200元

作者: 得能史子 (Tokunou Fumiko)
譯者: 王麗芳
出版: 聯經



再省, 也要吃得很五星級! 逗趣貧窮主婦得能史子, 私房料理物超所值大公開, 食譜+漫畫, 加倍可口。30道省錢食譜, 教你用最平常的食材, 做出美味絲毫不減的絕妙料理——薄片變身豪華牛排, 吃法多變的萬用辣味肉末, 吃過都說「讚」的炒烏龍麵……跟着得能發揮料理創意, 你也能輕鬆變身為廚藝達人。

再見! 金融大鱷——金錢與靈魂的終極角力

定價: 港幣138元

作者: 史卡拉穆西
譯者: 鄭磊
出版: 天窗出版



電影《華爾街》標志着金融圈搶錢文化的神話, 主角蓋柯 (Gordon Gekko) 的「貪婪是好」金句, 更成為華爾街銀行家的魔咒, 而本書作者正是在《華爾街金融大鱷》當顧問的史卡拉穆西。一場金融海嘯, 終於令金融圈人覺醒, 要解除金錢魔咒, 尋找心靈及金錢富足之道。作者亦在書中分享不少身心俱富的金融人事跡: 基金傳奇人物梅耶 (Frank Meyer) 無私資助學生讀書、華盛頓最富有金融家羅伯特 (Joseph E. Robert) 致力於兒童慈善事業、投行合夥人奎布希 (Chris Quackenbush) 建立流浪者收容所……揭開有良心亦可賺錢的竅門, 分享快樂致富之道。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定價: 新台幣300元

作者: 克雷頓·克里斯汀生、詹姆斯·歐沃斯、凱倫·狄倫
譯者: 廖月娟
出版: 天下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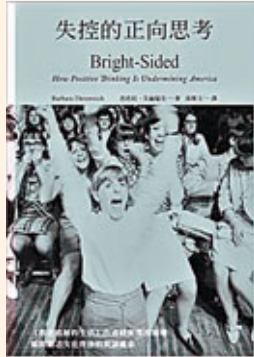


2010年春, 創新大師克里斯汀生教授對哈佛商學院畢業班發表的一場極具影響力的演說, 不單深刻啟發了人們對生命中重要問題的思考, 更由於克里斯汀生教授當時遭逢人生重大的試煉——他罹患了奪走父親性命的同一種淋巴瘤, 正在忍受化學治療的煎熬。與疾病奮戰中, 他反覆思索自己的人生是否過得有意義, 並終於了解「上帝衡量我的人生, 不是用金錢, 而是我可以幫助多少人, 變成更好的人」。

失控的正向思考

定價: 新台幣320元

作者: 芭芭拉·艾倫瑞克
譯者: 高紫文
出版: 左岸文化



樂觀本來是一種健康的態度。但近年來由於各類勵志叢書、演講、企業文化的風行, 正向思考成為一種新興宗教。美國上層階級一廂情願地認為, 人會貧窮是咎由自取的。他們鼓勵青年人領取低薪, 說是培養企業精神, 正向思考儼然成為企業的打手。作者並不反對探索內在與自我成長, 但強調要能面對社會的真實境況。世界不會自動變好, 我們應該尋找對策、相互幫助。更重要的, 幸福不是來自一味寄望於結果, 審慎評估風險、務實規劃工作, 努力的過程就是最大的收穫。

歐洲歷史新視角

定價: 新台幣650元

作者: 孟馳北
出版: 商訊文化



數千年前, 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相繼進入歐洲, 但保留了草原游牧民族崇尚自由, 及尚武、尚力、尚勇的習性, 好鬥嗜殺, 也在貴族領導下, 創造了希臘、羅馬文明。後來歐洲人接受基督教洗禮, 變得不再勇悍。歐洲人檢討起來, 認為問題出在基督教把他們的鬥性 & 崇尚自由的習性消磨了, 於是在貴族支持及引領下, 出現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 以追回原有的心靈自由及鬥性, 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各方面都有極大的發展。在接續的文化發展中, 仍由貴族引領, 創造出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歐洲人也把鬥性轉向商業發展, 組成民族國家, 再發展出民主政治, 創造輝煌的現代文明, 本書以此脈絡討論整個歐洲的歷史發展, 皇皇巨著, 內容豐富, 極有可讀性。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

攜手作《失憶》造訪中國

莫言斬獲諾貝爾文學獎, 令坊間掀起陣陣諾貝爾旋風。為國人所熟知的著名漢學家、諾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剛剛抵滬, 另一位重量級諾獎相關人士——現任諾貝爾文學獎五人評選委員會成員、並曾17次出任評委會主席的謝爾·埃斯普馬克 (Kjell Espmark) 亦接着到訪。不過, 埃斯普馬克此行的身份是「作家」, 因其潛心十年創作的七卷長篇《失憶的年代》之首卷《失憶》本月正式登陸中國。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羅蘭 圖: 本報上傳傳真

諾貝爾獎令諸多作家趨之若鶩, 那麼獎項評委會成員究竟有幾分「成色」? 除了「諾貝爾文學獎五人評選委員會成員」、「曾17次出任評委會主席」等響噹噹的頭銜, 謝爾·埃斯普馬克更重要的身份是瑞典著名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教授, 並曾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院長。作家余華在讀過埃斯普馬克的作品後, 曾為其感到惋惜, 因在他看來, 埃斯普馬克與諾獎的特別淵源, 反倒成為他問鼎諾獎的最大障礙, 「如果不加入瑞典學院, 他也會像特朗斯特羅姆 (瑞典著名詩人,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那樣, 拿到一大筆錢 (指獲得諾獎獎金)。」事實上, 雖然缺少一座諾貝爾獎杯, 埃斯普馬克卻早已是「得獎專業戶」, 他曾攬獲多項瑞典和國際的重要文學獎項, 包括瑞典貝爾曼文學獎、特朗斯特羅姆文學獎和意大利德尼諾文學獎及卡皮羅文學獎。

給社會做一次X光透視

埃斯普馬克首次帶來中國的作品《失憶的年代》是一部擁有現代主義特色的長篇小說總集, 它由七卷既獨立成篇又互相關聯的小長篇構成, 七個故事中的七位主人公都是當代瑞典社會生活的忠實見證人。在《失憶的時代》裡, 作家轉動着透鏡聚焦, 向讀者展示如下情境, 用的是諷刺漫畫式的尖銳筆法——記憶在這裡只有四個小時的長度。「小說從一個瑞典人的視角去觀察, 但其所呈現的圖像在全世界都是有效的,」埃斯普馬克如是闡述他的創作意圖, 「傑出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最近還把我們的時代稱為『遺忘的時代』, 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達過相同的看法, 從米蘭·昆德拉一直到戈爾·維達爾: 昆德拉揭示過佔領捷克的前蘇聯當權者是如何抹殺其祖國的歷史, 而維達爾把自己的祖國美國叫做『健忘症合眾國』。」

「現代人越來越生活在當下, 過去就如一個黑洞, 在那裡一切都可以消失: 英雄、罪犯、明星、無名的群眾。它們甚至是活生生地在那裡消失, 不像古代那樣, 是當大限來到之時才消失,」在埃斯普馬克看來, 捷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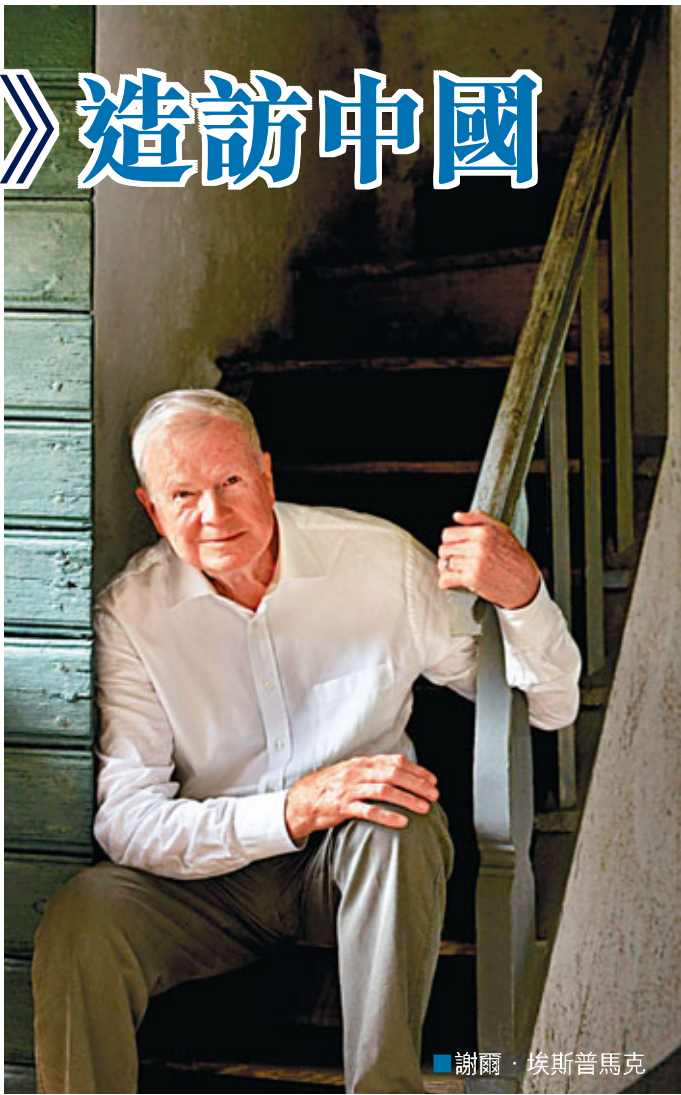
家伊萬·克里瑪將現代社會的「失憶」表述得最為清楚, 「但是, 把這個重要現象當作一個系列長篇小說的主線, 這大概是第一次。」

《失憶的年代》選擇了七個不同的角度切入, 分別構成七卷小長篇: 失憶、誤解、蔑視、忠誠、仇恨、復仇、歡樂, 每部小說都是一幅個人肖像的細密刻畫, 好像一部社會史詩, 濃縮在一個單獨的、用尖銳筆觸刻畫的人物身上。埃斯普馬克謙虛地表示, 雖然這是巴爾扎克等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一度想實現的目標, 但其實他本人並沒有這樣的野心, 「我只是想給社會做一次X光透視, 展示一張張現代人內心生活的圖片——焦慮不安、熱情渴望以及茫然失措。」在他看來, 《失憶的年代》是針對但丁《神曲》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文字遊戲, 「在我的小說系列裡, 人墮落到了最底層, 在地獄色彩的時代裡, 他們的恐懼、他們的慾望和內在的破碎被無限放大了, 但這七部長篇小說的真正主角, 其實正是你。」

此次由世紀文睿出品的《失憶》是這部系列作品的首卷。埃斯普馬克以意識流的筆調, 呈現失憶狀態中人物的思維碎片。《失憶》以第一人稱敘述, 主人公艾力克·克爾維爾在某個政府機構主持一項針對失憶症的調查研究, 同時, 他又懷揣私念——既想擺脫「失憶」造成的自我身份迷茫, 又想要尋找一個記不得音容樣貌、卻只留有深刻思念的她——L。但是, 問題在於, 沒有記憶, 每種解釋都變得隨心所欲, 所有路徑都游移不定。埃斯普馬科的《失憶》, 頗有些《變形記》和《局外人》的意味。

為諾獎釋疑

不過, 此番來華, 埃斯普馬克當然無法規避有關諾獎的提問, 對此他顯然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 知無不言, 有問必答。被問及為何屬於中國的諾獎遲遲未到來, 埃斯普馬克略帶遺憾地透露, 根據諾獎規定, 作協主席都有資格提名候選人, 但諾獎很長時間未收到來自中國的提名, 「甚至是當年的魯迅, 有資格



謝爾·埃斯普馬克

提名的人沒有提名他, 是我們自己發現的, 但也很遺憾地錯過了, 在中國, 作家協會主席、會長都可參與提名, 但他們從不提名。」

至於莫言獲獎後, 頒獎詞「hallucinatory realism」一度被翻譯為「魔幻現實主義」, 埃斯普馬克直言, 他很不喜歡這個譯法。「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馬爾克斯或者福克納, 好像莫言只是在模仿別人, 這會貶低他的價值, 我們的頒獎詞更有幻覺、幻想的意味。」埃斯普馬克說, 「莫言的想像力豐富, 扎根於中國傳統的說書藝術, 這是他超過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地方。」

坊間也有擔憂, 獲得諾獎會否令一位原本才華橫溢的作家居功自傲, 停滯不前, 埃斯普馬克反駁道: 「被諾獎鼓勵的例子更多, 愛爾蘭詩人葉慈獲獎後寫出了更加偉大的作品, 托馬斯·曼也在得獎後寫了《浮士德博士》等力作, 諾獎評委會甚至還討論過是否有必要再次頒獎給他。」

在埃斯普馬克作品研討會上, 「中瑞文化交流資助基金」計劃也同時啟動。這項由沃爾沃汽車贊助的基金主要用於兩個方面, 既資助瑞典譯者將中國優秀作品翻譯成瑞典語, 也用於資助中國出版界將瑞典經典作品翻譯成中文, 在幫助更多優秀的中國文學走出國門的同時, 亦增進中瑞兩國的文化交流。該基金2012年度獎金頒發給了瑞典漢學家陳安娜, 以表彰其在翻譯莫言作品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績。而據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透露, 另外一些在中國文壇久負盛名的作家如余華、王安憶、閻連科、賈平凹、蘇童、張承志、韓少功等的作品, 也已經有或將有瑞典文譯本。

那一年的芥川獎

要回顧近年日本當代的輕小說發展, 2003年的芥川獎有一定的標杆性作用。當年由兩位年僅二十上下的文壇新人金原瞳 (《蛇信與舌環》) 及綿矢莉莎 (《欠踹的背影》) 奪魁, 惹來大眾媒體及文化評論界的巨大爭議。

宇野常寬VS東浩紀

當時的日本文化評論界猛將東浩紀, 曾經猛烈批評由2003年芥川獎引發出來的出版界「年輕作家熱潮」, 是一種業界的宣傳策略, 而把兩位年輕作家透過獎項並舉, 更是露骨的拙劣手法。而目前另一炙手可熱的評論界巨星宇野常寬在《零零年代的想像力》(早川書房, 2011) 中則直指東浩紀以上的看法, 他認為就事論事可稱妥當, 但一旦連結起整個輕小說的風潮背景, 則會出現值得再深思的情況。

宇野指出零零年代的前半期, 作為時代代表的想像力結晶分別為「Card Game System」及「倖存感」, 前者屬沉浸在後現代狀況中所必然出現的世界觀, 而後者則為存活在此所必然選擇且欲斷難斷的態度。此所以零零年代前半期的想像力, 可謂是透過兩項要素的結合, 從而產生互補作用而發展生成。

由例子出發去說明, 大家就容易理解得多。宇野指出大家耳熟能詳的由高見廣春撰寫的《大逃殺》(1999), 以及山田悠介的《真實魔鬼遊戲》(2001), 都是「倖存系」最明顯的代表作, 兩作均已被拍成電影上映 (前者由深作欣二於2000年、後者由柴田一成於2008年搬上銀幕)。大家對

前者的故事都應該熟悉, 後者則是一場針對日本第一大姓佐藤的殺戮遊戲——因為他們的人數太多了, 必須要減少數量, 而只有生存下來的人才可以知道背後的真相——簡言之, 就是彼此都要把強大的社會作為無形及不知名的對手, 將其視為生死攸關的敵人從而加以拚命抵抗。

宇野認為, 東浩紀作為當時專刊世界系作品群的《浮士德》(Faust, 台灣版名為《浮文誌》) 幕後的重要評論旗手, 對於其中的「世界系」作品流露與時代合流的「倖存感」氣息不曾注視, 甚至把金原瞳及綿矢莉莎的同質屬性一筆抹掉, 無論如何也不屬持平之論。對宇野來說, 他堅稱零零年代前半期的想像力, 毋寧可看成為由東浩紀作封殺的金原瞳及綿矢莉莎身上, 所展開來的發展方向。

世代的隔閡

回頭再看兩人的得獎作品, 便自然可看出端倪來。《蛇信與舌環》中講述女主角路易與阿馬及阿柴的三角關係的故事, 當中涉及把舌頭改造成蛇舌, 又包含紋身、性虐、雙性戀等場面描寫, 最後路易的戀人阿馬被紋身店的友人東主阿柴虐殺, 而她又竟然無可無不可地選擇與阿柴生活下去, 構思出不是常人可接受及理解的青春狂歌。《欠踹的背影》則講述高一女生長谷川初實, 與



金原瞳的《蛇信與舌環》, 集英社出版

書評

文: 湯禎兆

另一名「剩餘者」蜷川智交上了朋友, 而後者則是一名狂熱至接近非常失控的女模超級粉絲, 於是就在陰冷暗鬱的氣氛中展現了高中低溫時代性。

老牌的日本文評家川村湊 (1951年生) 在《那時候看過的小說——川村湊書評集》(東京勉誠出版, 2009) 中便曾直言, 對《蛇信與舌環》中透過「身體改造」從而去表達自由的「自傷系」角色人物, 背後的心理構造及世界並不能理解。他更直指當年的評審委員如石原慎太郎、村上龍及山田詠美等人, 都屬於追求壞孩子風格且自己也身體力行的作家群, 故此以上作品受青睞絕非偶然。不過若撇除關於外緣因素的考慮, 再循宇野提及的「倖存感」角度去理解, 大抵便可觸摸到兩人背後的時代屬性。

嚴格來說, 《蛇信與舌環》的世界其實頗為簡單, 在表面平和背後卻無從掌握的時代屬性下 (九一一以後的社會存在心態), 由被動消極的自傷自殘身體 (可以上一個十年的援助交際為具體見證), 到改造身體企圖去重掌自主, 再到打擊降臨後順其自然地以鍼灸式苟存的方式生活下去。那種對超逾於常模限界後的漠然反應, 與《欠踹的背影》當中其理同一, 蜷川智為了與偶像作近距離接觸而狂戀暴發, 差一點要保安使用武力才可以制伏, 然而事後大家又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般若無其事。是的, 發生甚麼也好, 不破壞眼前的常軌, 彼此倖存下去, 沒有樂觀或悲觀好加以標籤, 那就是暗藏於大家內心深處的暗黑陰影, 成為一個年代的浮光印記。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 字數以1,300~1,500為宜, 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 將致薄酬。投稿信箱: 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